# 皇明經世文編

#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吴嘉胤絅如
　　　　　　　　　宋存標子建　參閱

李康惠奏疏

疏　　　　　　　　李承勛

論知人安民疏　知人安民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曷爲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

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易爲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机在君德 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効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于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于一年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

不行。奉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擾。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爲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爲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 皇上特降勅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使朝有善政。必及于民。民有隱情必達于上。天下之官。厲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爲。即爲之。而毋以利害爲念。姦有當擊。即擊之。而毋以强禦爲畏。事有

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爲虞。則所謂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者、庶幾可冀、至于兩京科道、以言爲職、亦多不能體　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期年之間、不聞直言時事、間有論列、不過列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叮嚀戒諭、令其展布四體、靖恭爾位、略承順之細、謹務爲善之遠圖。于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憲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頹而起其

憤恐無切于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爲之人利于善良而不利于姦惡利于公朝而不利于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于激烈者人必從而訾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不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訾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爲之志沮風紀之職暫振而復靡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

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擯棄言或逆耳嘗諒其心事或逆衆當求之道若戒諭之後各官仍苟畏避不振紀綱以縱姦惡者聽臣等指名叅究罷黜以為厚臺之戒又或一時狂愚妄發悞觸雷霆之威而心實無他者亦望容臣等據實分解以養直臣之氣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為用之于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即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為用之于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伏惟 皇上淸明在躬傳心

之要得之舜文、其于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百姓、特在善推其所爲而已、臣等狂瞽妄言仰瀆宸聽不勝兢業、

重守令疏　重守令

治化之行、自守令始、守令之當重、人孰不知、然徒有重之之虛言、而不副以重之之實事、亦未見其重也重之之目有四、曰求之博而擇之精也、曰禮之重也曰責之專也、曰任之久也、夫知府雖當久任、而州縣亦不可不久、推官知縣有行取之例、雖難以九年、亦

必待二三年善政有聞而後可旌異之又二三年素履無玷而後可行取之更繁調簡之例一切毋以妨職業然上有員缺則下必遞遷故欲久任之法必行又自愛惜人才始伏願　皇上念天之生才至難君之造就尤難毋以小過而棄大用之才毋以一眚而致終身之擯在上既無輕棄之才則下自無遽化之術矣近以言官建白吏部重守牧之職而欲公薦天下之賢才可謂得其要矣臣愚以爲州縣正官尤爲親民擇之尤不可不博而精况京堂之薦舉有限人

才之隱伏無窮與其限之于數人求若博求于天下方今撫按于按屬之賢者已有旌揚之典矣但賢才衆多恐非一人所能盡知而知之未必盡眞也用之未必盡公且當也自知府論之其遼佐則有同知通判推官之員其屬則有經歷以下至州縣正佐首領師儒之員莫不各有僚屬又郡邑之中或有志行高潔甘于山林者皆所謂天下之人才也以僚屬相與則賢否著于官以鄉士居家則善惡孚于鄉見聞之間知之必實使各舉所知不拘爵之崇卑不限數之

即漢法每州計戶本秀孝之例

多寡揔以聞于知府而明揚焉至于布政按察二司亦莫不以所知屬官鄉宦爲薦因其所薦之人吏部加之以訪察之嚴參之以衆人之舉隨才量地授之以官不舉者申蔽賢之罰謬舉者嚴連坐之法則求才極其廣薦舉極其公而選擇極其精矣夫士莫不願伸于知己旣受知于君子則凡中人之才猶知自勵而况豪傑之士乎如是而守令之職猶稱之人者臣未之信也夫守令之職旣精選矣然使待遇之不隆猶爲未也夫守令之于統涖最重者莫如撫按其

參謁之禮。益著爲令矣。比來守令不問賢不肖。惟以奉承爲臧否。跪拜頻仍。送迎踰境者。雖知爲過禮而內喜。喜則忘其惡。自處不謟不瀆者。雖知其爲正而不悅。不悅則頓忘其善。或者爭一跪伏之末節。而搆成大隙。又于是從而媒孽其短。假耳目以求其瑕疵。植心腹以伺其陰私。甚而大張無稽之謗。指廉爲貪。以正爲邪。而論劾公排。考語私醜矣。朝廷見其羅織之詞。以爲去之猶有餘辜。而豈能盡知其中不能無負屈者乎。或未必遽去。而遷就爲之所。使有道之

守令之傷于治大半彌接

監司擾之

士不得行其志而又棠其汙故有高飛深遯之想而不樂就其職亦勢之所必至者耳流俗之見乃謂其官之賢如彼近被挾私一劾遂致如此况吾曹衆人可不曲意依阿乎至于公事之是非生民之困苦天災之迭至真知其可憂者誰與真以爲已憂者誰歟天下之俗愈趨愈下以至于此不急改絃而更張之誠可爲寒心也臣願申明憲綱使各遵守弗得踰越在上者固不可蔑視國憲而責其過爲承奉在下者尤不可不知自重而非禮逢迎各官在任果有異政

者。更隆以殊恩。或榮之以爵秩。或勞之以金帛。或朝覲之年特賜召問。則遇守令之隆。又自　朝廷始不惟人不敢輕而守令亦知自重矣如此而不知激勸。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任之不專。猶爲未也。令之守令。凡事必申請于監司。爲監司者亦樂分其事。守令之權甚重于漢故其時政本事行否則疑爲輕已。怒及而謗隨之矣。不但提吏叅官。而又盡收其政。至于瑣細末務。委官規畫。不復関白守令。既有成案。然後數刊大榜。倣以四六之文。付之施行。雖有土俗不宜。不得輒有變動。前官之榜。鄉民未

及徧閱而後官紛更又至矣有志者稍有釐正動輒獲罪僚屬軍民見正官無專主之權益動忽之蓋如上之人必不聽其自任也復何善政之有臣愚以爲凡府州縣一切事務皆宜付之守令不得分侵其權或疑如此使郡縣得人則可如匪人也不遺殃于民乎夫守令既經簡擇得人必多又禮之隆而責之專罔報必切不幸而遇匪人豈無所以處之乎且臣亦非以爲監司可廢也蓋卑者分其繁尊者執其要治體當如是也撫按二司但當公以照之靜以觀之分

巡分守。或于歲終季終。考其職掌。而申達撫按。覈按其實。因其優劣。而課其殿最。不及則教。大過則抑。反覆之而不悛。于是嚴其罪之所在。而去一以警其餘。則賢者不至掣肘難行。而不賢者亦不得以肆其惡矣。守令之職專且久。而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又不可徒恃虛文而已。大抵天下未嘗無不可救之弊。而患無救弊之誠。亦未嘗無不行之法。患無行法之人。探本聚實之論。（提綱之論。井闢希体）惟在撫按得其人而已矣。欲撫按之得人。惟在吏部都察院堂官忠赤肯任怨而已。

臣願皇上明勅各該堂官。如遇巡撫之推。必精擇老成重臣而久任之。每歲巡按之遣。不論其次而惟其人。必得識達治體有憂國之真心者而後及焉。如巡按四五次而舉措中理。輿論攸服者。則查舊例不次超拜僉都御史按察使之職。否則回京考察之例。亦必見之行事。不可徒存虛名。蓋在外臣工監司守令。有撫按以舉劾之。巡撫則有科道以糾劾之。而近日則雖同處。巡按亦間有劾之者矣。巡按一方。其任極重。劾懲之典。獨缺可乎。夫朝廷取舍必公必明。

天下撫按自不患其不得人矣撫按得人則其舉劾必明必公天下方面有司亦自不患其不得人矣雖然監司者守令之原朝廷者監司之本故大學首篇極論修齊治平之道而揭其本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伏望皇上正身率德以道修身以身取人則內而輔弼九卿外而監司守令皆得其人矣王道之成何遠之有臣不勝惓惓仰望之至

定經制以裕國用疏　經制裕國

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虐政既不量入爲出又不量出爲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通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謂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計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各省直隸各府每歲

所入所出俱查有的數分爲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于所入則會九卿于堂上科道官各齊凡百費用有約于昔而浮于今日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詳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詳而約之至于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定務使所出不踰于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攢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一月戶部

究費甚多但恐外可問而內不可問耳

會奏各官。逼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塩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靡費。漢冊將隆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

會議事件

會議規畫

今日士大夫忠于謀國者。多以甘肅孤懸吐番內侮爲慮。究其爲說。不過兩科。或曰必復哈密以固藩屏

是誅非吾所能及也或曰但宜塡實肅州此不易之論然理天下之事者必須自易以及難不可舍近而圖遠經理甘肅請自蘭州始將規畫次第開列于後

一復管糧部官昔肅糧儲舊有戶部郎中一員駐劄蘭州專理其事催督民運區處鹽糧召商糴買之類奉璽書而行責任頗重今撫制衙門奏革而以職任付之分巡邊糧重計廢專官而令帶管督催不能如何之周備其勢然也又分巡專坐蘭州則有妨巡歷分務不廢巡歷則糧納沿途跟隨一不便也蘭州

守候。二不便也。平居無事。尚可支吾。萬一羽檄交馳。巡歷督餉二事俱急。顧此失彼。可不慮乎。今欲經略甘肅。必復此官。而妙選其人。此首務也。一河西一線之路。山多地少。必須仰給河東之粟。成化弘治年間。西鳳各府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往往至于破家。後遂改為折色。每銀一兩。折米一石。彼處供事軍衛管糧等官。將銀給散軍餘人等。令其趁熟買糧上倉。領銀則有使用抵換之弊。輸納復有守使加耗之階。又銀一入貧軍之手。未免妄費。催徵不完。遂多逃

避本爲養軍實以累軍此舊日和買之爲害也且前（救糴之患自古道之）

餉軍全仰此舉難以一旦遽革必須圖之以漸自嘉靖八年爲始每歲戶部于歲計外發銀二十萬兩行令管糧郎中于蘭州召商糴買每銀一兩糴米一石時價縱賤官價不減但因時高下其耗以取常平每石亦不得過四升蘭商買賣輻輳聞價既高糧必雲集蘭州之積既多招商以漸而及莊浪涼甘二三年（即商人搬運之法但彼以官運此則通商耳）後將見肅州之商亦有可招而强軍領買之弊政可除矣此後米價每石値銀一兩一二錢以下則放折

銀每石值銀一兩四五錢以上則放本色若再如近日斗米值銀三四錢地方荒歉之甚乃立二法一則令軍士挨次東行二三日程就有糧倉分支本色是移軍以次而就食于東也一則轉搬蘭州之積以救甘肅之荒是移米以次而漸入于西也轉搬之役或借倩遞運之閑軍而官給之車牛或顧甘肅之車牛而酬其脚價是又于運糧之中寓賑濟之策也此其大略也提綱于上而因時通變督餉中丞其人也專任而分理于下則郎中之責任也葢蘭州之積既實

則甘凉之氣自充甘凉之積既實則肅州之氣自壯譬如人之一身元氣充足手足自然強健故詩稱公劉遷邠始則力于農事終則歸附日衆有夾皇澗郎芮鞫而居者也釋此不圖而儌賓力以事遠夷外强中乾何以支乎此勵所以斷然以治蘭爲甘肅之先務也諸鎮土俗不同合行經略事宜開列于後總而論之大要在于得人得人爲巡撫則調度中机宜得人爲總帥則號令整肅邉軍氣壯而夷虜不敢犯此二官既得其人又假以事權而久任之則偏裨之屬

自然皆得其人。而大小庶政。無不舉矣宜大二鎮地方事體。大略相同。歲收則米賤難賣而病農歲歉則米價湧貴無買而病官又有勢力之家。刁豪之客乘青黃不接之時低價撒放于農而秋成倍收。五穀低價預買俸糧。而臨倉頂名冒支此實官軍窮困之根。

衛所之日貧由此

若官庫有銀。趂熟而糴買則小民無求于彼而撒放之弊自清官倉有米而按月放支。則官軍無賴于彼而預買之端可絕此不禁之禁也。遼東土廣人稀最宜施營田之法副叅遊擊守備等官軍馬。不必長聚

城中。令各自擇肥美之地據形勢。立軍營就將所領兵馬常川駐劄而分地以耕有警則聽截殺。無警則就近耕牧所分地畝。永不起科不知兵者必以守城爲言。譬之人家。鎭城是其寢室。形勢阨塞之地乃其門戶與衝要之路也。門戶有守。衝要有守。主人可高枕而臥矣若門戶不守而惟寢室之謹。不亦愚乎。助初至遼東寧遠前屯。遼賊每入則徑奔官路擄掠人畜。後巡邊擇要害三道溝等處設立三營。令官軍將久荒飫土儘力開耕許其永不起科。一年之後。三營

之軍。遂有餘糧達賊再無敢犯官道者。又瀋陽拾方寺去處地土極美。但臨邊有山賊常登之以望內地。以是久棄不耕。遂築墻包山于內。而于山頂立一大臺以瞭望。虜寇遂絕瀋陽至今米價爲之獨賤益營田之法。且耕且守。大行則大利小試則小利。比之屯田尤爲便利宜大地方恐亦可行也榆林自米脂以西地涉深沙而行。車不可前騾驢馱負。三日而後至鎮城東西邊堡遠者。又須十餘日。騾驢自備料草已重。所載正糧不能數斗。故轉運最難。延慶二府差近

而甚難已如此。況西隴各府乎。延慶若縣不可不多。買預積以備轉搬也。寧夏地宜五穀兼有蒲魚之利。人言黃河在天下皆為害。獨寧夏為利偏閼仰給本省二處。匝處本色頗易。但不可缺乏之年例折銀耳。

議吐魯番入貢事　吐番入貢

甘肅之憂在糧食不足。恐日後不能自守。而吐魯番之患其次也。方木蘭既降。彼之謀主已喪。雖誠偽不可知。羈住甘州。在我掌握。但須豐其廩餼以堅其歸心。係其妻子以制其逸志。謹其防閑以消其他虞可

也帶來瓜沙諸夷就食于我者聞已大半各還舊居若其果然又邊境之幸也如有未去者速宜濟以行糧勸令早歸本土趁時耕種在彼為長久之便在我無肘腋之患矣其入貢諸夷于吐魯番宜諭以瓜沙諸夷皆我良民防爾擾害遠來附我今已遣還爾等宜各守封疆毋相侵害則進貢之路長久可保若仍前侵擾彼來赴愬則當拘爾貢使絕爾賞賜依前閉關不復容爾往來矣于天方諸國使臣宜諭往歲閉關止因吐魯番犯順爾等自來忠順不在所絕今後

宜依期入貢。　聖主義在柔遠。不貴異物。毋得常格外別貢珍玩以邀厚賞。又聞諸夷入關。各官頗有求索。沿途又多稽難。宴犒之類。亦甚菲惡。宜通行戒諭。毋致生怨起釁。至于哈密一事。固未敢遽議興復。以勞人費財。亦未可輕議棄置。以辜瓜沙諸夷仰望之心。姑羈縻之而已。其吐魯番國勢。昔有人自其國逃來。言彼國都東西可二三百里。南北七八十三。人以種植田獵爲業。帳族散處。每帳能載者。三分之一。通國一起可五六千人。必數月而後合。命則其主延首

領及散卒素有謀者並入一寄室謀之室中上鋪紅毯其主南向而坐東西相向各鋪白氈首領以下依次就坐主乃策其下曰我等出兵若中國布如此陳何以破之用如此器何以禦之首領以次各陳其見擇一善者乃殺牛設誓期以必死故每戰雖敗不退最能支久自彼國至哈密六百餘里經黑風川三百餘里無水草尾刺多于此邀而覆之自哈密至嘉峪關一千二百里亦有無水草去處成化時劉寧出軍四十八日而後到路雖近而行難故也三子速檀滿

而兵如此所以小而能强

速兒有同毋弟曰巴巴又最强素欺其兄異日必奪其國異毋弟二人曰眞帖木忍帖木僅能自存彼將入寇必驅瓜沙諸夷以爲前驅又約死剌以助其聲勢使我鎭巡有謀宜結死剌以伐其交厚瓜沙諸夷以爲間諜俟其兵至肅州我但堅守不出小堡難守者悉併入大堡而堅守之數日之後彼之銳氣無他自然挫矣我乃出兵二三千立牢固營盤而守之每出游軼以擾其牧放彼追則走彼去復來不過數日彼將計窮而遁歸俟彼返路我以精兵隨其後彼若

來攻固守而不與交鋒我無亡矢遺鏃而彼之進退狼狽則尾刺瓜沙皆將作難于彼而我收全功至于所以挑尾刺瓜沙者又在將官用机用智難預圖也

## 豐財用材

豐財用材

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兩途曰豐財用材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每鎮經常之制可以預而計者也行糧料草所出無常此每鎮不時之需難以逆而知者也弘治以前每邊倉糧料皆百萬以上陳陳相因蓋非一日之積也後遭

正德十五六年之間、費用俱盡、各鎮倉廪皆空。宣大遼東延綏寧夏爲甚、而甘肅爲尤甚。姑指一事最易見者言之、如米每石值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官軍每月止得米六斗、而少四斗。軍何得不貧。米每石值三兩、軍多餓死。是官銀三兩、止當銀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各邊衆口嗷嗷、皆咎巡撫不于有收之際預買以省銀。巡撫非不知出此、其如無見銀何。人又咎戶部出納之太吝。然戶部每歲額外解發各邊官銀、動輒至數十萬、或百萬、不爲不多。然歲入已盡。

而上不足以塞請者之求。蓋以數年之深弊。非歲月之可以驟舉。其勢然也。理財者自古爲難。而在今爲尤難也。臣嘗備員各邊。頗識其俗。請舉一言以贊末議之萬一。曰預而已。假如各邊于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石。大收或倍之。比之以三兩折米一石。在官獲三倍之利矣。歉歲得一石米值銀三兩。軍亦獲三倍之利矣。

安邊下也四之外惟此一法

蓋各邊穀粟之價。不論豐凶。十二月以前。其價尚可。正月以後。則日貴一日。商賈興販之術。亦無他巧。只

是米賤則買于民米貴則買于官若官府銀有餘米賤時買于商而以銀折放官軍月糧米貴時俱發本色官軍咸而商賈亦不得以牟大利矣以用材言之取邊任之才與內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叅以下又與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實材者為上警敏識兵勢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避謗遠一者非其人也其好名刻薄之徒不可用之必壞邊事大將為貴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于勇副叅守備但有地方之責者固當選其勇然非

論邊材不出此數語

此輩頗能令人誤認奇特

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軍鋒。必以勇力爲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將見任副条以下。從公開註其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于禺內體訪。果有材堪將領者。坐名保舉擢用。若大將內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在外從巡按御史指實劾奏罷斥。然邊方之事。征戰固在將領。戎務所寄實在文臣近來臣僚之選。皆重內輕外。而于外之中。又重腹裏而輕各邊。在邊有聲望者。不久多改內地。欣然以爲陞秩。或

稍遲則人必慢易之矣。古稱天下安危其重在邊。而臣又以爲邊地安危其重在文臣。嘗自歷陜西查得各邊倉糧。被官攢通同姦徒虛出通關侵盜者。動以千萬計。時管糧兵備憲臣。多考察才力不及者。或老弱不振者調除。不惟不能禁下人作弊。亦有身親爲之者。豈惟是哉。甚則身爲巡撫。亦復効尤。邊備奈之何其不大壞也。自　皇上中興以來。宿弊一清。斷無此事。然臣猶以爲言者。弊俗重內職而輕邊任。猶未盡變。而各邊管糧兵備之選猶輕也。至如州縣之職。

尤爲親民陜西雲貴四川廣西邊遠州縣稅糧差徭。皆供邊之數。而撫養百姓尤安邊要務各正官動輒半年或一年缺員。銓司間有除補。彼或畏難。徑自舍之而去者有矣甫及數月。又以朝覲離任年餘不肯復往者有矣。此風不變。邊方困苦之軍。受衛所之害而無人爲革。邊方愚務之民。受有司之害。而無人爲主。故我 皇上雖有堯舜之仁心仁聞而遠方赤子至今十年尚未得蒙至治之澤也伏望 聖明留意

條陳弊政疏 條陳弊政

一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訓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湖廣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遂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遠論外如河南山東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于京師或調操于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

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為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做工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于國有行糧料草之費，于私有賫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為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杜遊食，何愛工以工役事此大弊政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省

軍無侵軼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槩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

一足衣糧以恤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于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飢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歎。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況又各邊撫臣

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嗷嗷于軍門掊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于邊者急宜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撫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

遼東據處殘破邊城疏略 撫處事宜

臣因明春開原將有事于修邊今冬先須親詣彼處相度事勢規畫粮料過瀋陽涉蒲河經懿路循汎河邊墻處處倒塌墩臺僅存頹垣是邊防之狼狽不獨開原一處爲然也又行至鐵嶺訪舊疆界今已盡棄約七八十里之廣西則三衛達賊直至定遼河東則海西達賊直至背陰山中間止存一路不及里餘行旅尚被搶殺田地曷敢耕種若背陰之路不過開原之咽喉遂絕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是開原之危急不獨三萬遼海二衛爲然也及抵二衛地方殘破

之狀，官軍愁苦之容，有不忍正目者，臣自任事以來，見得三衛軍多逃移，極力招撫，未有應者，近蒙 聖旨大發內帑之金，又有欽賞之頒，然後逃亡來者頗多，昔日開原殘兵不滿一千，今四千有餘矣，鐵嶺兵不滿數百，今一千餘矣，臣每見復回之人，處處駐馬。詢其生事，皆以手加額曰，目前感戴 聖恩，粗可度日，但恐日後衛所科差逼迫，出辦不前，難以存活，蓋殘破之餘，招來固難，撫處尤難，招來之後，不繼之以撫處，則招來之人，又將散而之四方矣，譬之久病尪

羸之人必須一切屛絕外事專心調理庶有可生之望若少擾之則其死必矣史訊劉琨長于招懷短于撫御臣以為不然琨人臣耳撫御之策非遇　明主（是時琨已承制公此殆欲堵恩）將安所施（朝廷耳）故有周宣中興之聖而后能成勞來還定安集之功今臣身處邊方幸賴　聖明在上謹具撫處事宜除暫免屯糧已經會題外今將查訪邊地方應合施行者三事仰塵　睿覽倘蒙採擇施行邊方臣民不勝感幸

一日停馬價以撫貧軍照得本鎮官軍該出樁朋馬

價銀兩每年春秋二季收放買補馬匹給軍騎操係是舊例但前三衛逃亡軍士今初招撫赴操若又追徵馬價已難出辦況見在軍士不及原額十之三四若又賠包逃亡軍士馬價一人之身兼償數人之負人情益覺不堪合無將三衛拖欠正德十六年馬價銀兩免追待後年歲豐熟另行議處庶貧軍不受逼迫

二曰停造作以恤邊衛照得撫屬每衛一年額造盔甲腰刀各一百六十件弓張撒袋各八十副張長箭

四千八十枝圓牌四十四面該料銀七十二兩該役匠作數多臣至三萬遐海鐵嶺三衞稽考軍器詢其匠役則以被擄逃亡爲詞查其物料則以年荒逋欠爲解欲將管局官員重加責治見其身寒體羸不勝鞭撻廣詢傍訪皆稱衞所委的無人無料難以造作查得各衞見在造完軍器處處有餘足彀數年之用若將三衞軍器免造二年未至缺乏

三曰省繁文以杜科擾查得所屬二十五衞每年造冊繳報起數至多繳吏部三件繳戶部十五件繳禮

部二件、繳兵部九件、繳工部四件、每造文冊一本、輒用六七本、一立案、一繳衛、一繳都司、或守巡苑馬行太僕寺、一繳該部、一繳該府、一奏繳、雖是舊規、其實無益、邊方紙張難得、能書者少、遠路買紙、高價雇人都司等衙門差人催迫驛遞、被馬騾口糧之擾、衛所被供送打點之擾、解冊又有盤費解扛之擾、科歛紛然、貧軍受害、若文冊足以革奸弊、存之可也、足以備查考、存之可也、臣昔歷任戶刑工三部屬官、親見解冊既到、置之高閣、不為蟲鼠之所毀傷、則為姦吏之

所費用並不曾見于繳到冊內查出何項錢糧以充
國用但以其舊規而姑存之已為過矣況又有不係
舊規者乞勑各部將前項文冊查照緩急何項止造
一本何項止類總數何項通行減免免一分則民受
一分之賜以一方一起計之若費財不多若通天下
計之則其費多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嘉胤繩如

楊廷樞維斗　參閱

## 李康惠公奏疏

疏　李承勛

### 陳言邊務疏　邊務

一曰豐糧餉以招逃散。照得開原并各城堡逃軍，先因月糧賞賜，數年缺支，內外各官，科斂民財，逼買貂

鼠馬匹夷器等物以匱其財擄奪首級淫占婦女以失其心此等軍役一身在逃家產盡棄妻子田地屬之他人今聞此輩多在金復等衛及海島等處潛住若錢糧克足之時出給告示許其自首還伍若十日之內自首者將在前欠伊月糧一併通給二十日首者准給一半一月首者准三分之一違者許諸人首告捉拿并窩家兩鄰照例問罪解發在前拖欠月糧通不補放俟其到衛追還妻子以繫其心給與原產以安其業則人心固而軍伍實矣所可憂者倉廩空

匱人、無固志、目下地方、十分危急、乞撿臣先次會題事理、速發官銀、以濟邊餉、地方幸甚、

二曰處夷情以消後患、照得正德十四年開原官軍斬殺賊首速長加等一節、是非功罪、廟堂自有公論、但日久未奉處分、外則夷狄積怨愈深。內則邊軍疑懼不解。乞勑該部速行議處。臣又訪得中間被殺之人。有係都督指揮等官、而其原領勑諭、亦多毀失、此等夷人、皆其酋長父兄子弟、既已被殺、朝貢交易、又各絕望、其糾合黨類、報怨犯邊、勢所必至、前任巡撫

都御史張綸亦慮及此、曾遣都指揮薛澄通事佟斌等前去撫諭、續據撫順所指揮劉尚德報到番文內稱衆人外邊過不得、速長加一起做歹的都殺了不虧他、我們商議殺了老子兒子在殺了哥哥兄弟在、塩不得喫、布草不得穿、叚子襖子、我們地方不出、衆人怎麼過、今着惱克來苦告有竹孔革孛羅失保哈搭搭革等就來塩頭赴罪、帶我照舊開原行走、據此情節。則交易之利。彼不能忘、朝貢之望。亦何敢絕。但父兄被殺、子弟不得襲替。以此不敢欵塞耳臣愚以

爲宜遣熟夷招致被殺者子弟。諭以朝廷威德罰弗及嗣。許其照舊襲替朝貢。其有失落勅書者。驗審有據。亦與更換。則遠夷心服。後患可消矣。

三曰復邊防以嚴保障。查得開原舊額。有堡八所。墩臺一百六十餘座。當時將領得人。邊防嚴固。雖有達賊。勢無能爲。近年以來。選將不問勇怯。惟金多者得之。（公在遼左添空之數雲古城築於松山諸堡墩）邊墻任其倒壞而不修。臺堡任其克去而不報。（並前八十所屯田千五百頃）但遇地方有事。即便厚斂彌縫。年復一年。其弊滋甚。八堡已克其五。墩臺俱各失守。烽火無從傳報。按伏全

是虛名屯田之人殺擄殆盡達賊直至開原城下人尚不知以此城中軍士有田不敢種有山不敢樵坐食空城張順待哺餓死之人無日無之可謂至危至急之秋矣臣嘗詢訪邊方年高知事之人衆說紛紜。各有所見樂因循者曰軍士飢疲不可有為此言似矣不知屯堡不復飢疲終無已時喜事功者曰不一勞者不永逸此言似矣不知十餘年之廢墜固非一日所能舉夫事功不可驟為而時日不可玩愒期以三年事當就緒照舊規議取金復海蓋等衛修邊夫

丁一萬六千餘名每年以三月為期動工兩月而罷調本鎮精壯軍馬一萬二千人（边方兵士版築時須精兵擺探防護）督率前去劄為四營外為禦虜之計內施畚築之功兩月工畢即便散還將原先守堡守臺兵馬發去塡實傳報烽火自近而遠以次開闢闊一尺則守一尺比之暫來暫去有名無實者異矣然動工固難而積糧尤難以兩月通筭丁夫一萬六千餘名約用口糧一萬餘石軍士一萬二千約共行糧一萬八百餘石馬料約用豆三萬一千六百餘石草七十二萬餘束必須逐年趁收成時

糴買每年以十月備糧兩月興作所貴人不久勞而事可漸舉查得本鎮舊有郎中一員專管糧儲但開原僻居一隅事難兼濟乞勅戶部另委員外郎或主事一員前來專一整理開原糧餉候工程完日回京

四曰擇机宜以便戰守蓋聞用兵之要能謀而後能戰能戰而後能守開原邊事固當以守爲主尤當以謀爲先訪得海西等衛夷人此數兵强而勢分相宗將聚遠諸衛其部落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不過三五十人至二三百餘亦有深意也每入爲寇必借人借馬相期數月而後能舉兼其酋長凶惡者固多而向善者亦

有又有一種土人俗號爲土高麗者任近開原人素驍勇舊日亦曾効用若開誠心以招之懸厚賞以誘之上則可使以夷攻夷中則可使黨與離貳蠢爾小夷若猶稔惡不悛仍來犯我邊陲擾我工作者則其數亦不能甚多當督率三軍運謀戮力或據險以遏其入或設伏以邀其歸乘虛以擣之用間以疑之多方以誤之又乞假以威權使得展布有功者賞不踰時干法者立斬以徇可攻可守惟机會之宜或退或進無掣肘之患則號令齊一賞罰嚴明如此而士氣

不振敵人不畏未之聞也臣訪得舊日邊方失事多因探報不明號令無素倉卒遇賊首尾不救强者敢于深入而陷入伏中弱者見賊卽走而搖動陣勢昔人謂用兵如兒戲臣以爲此兒戲之不如若此弊不革臣恐無以善其後也

## 陳芒部事宜疏　　芒部事宜

據各官勘得該府開設之初設立土知府一員流官通判一員經歷一員隨司辦事原立火頭一十六名總管二名里長三名分管夷倮認辦攢差無亂近年

已故土官隴慰，娶水西女冲中爲妻，所生長子隴慶
次子隴沙㑊隴壽，又娶烏撒女冲叔爲妾，隴慰故，被
姪隆福姦占，冲叔生子隴政儒荅女阿黑，後隴慶故
隴沙㑊亦故，遺下鬼妻沓郎，未曾婚配，在于却佐種
住，阿濟收伊爲妻，後隴壽與隴政爭官仇殺，隴壽孤
弱，依憑先存今故沙保，在于地方，梧桐山住坐，正德
九年，隴壽見得隴政勢大，不能抵敵，搬移却佐地方，
避住日久，與嫂沓郎相通有孕，正德十二年正月十
一日丑時生男，乳名隴勝，隨毋在于舊芒部府沙保

塞撫養八年，至嘉靖三年內，告蒙上司將龍壽保送襲職，仍蒙暫與冠帶，署管府事。復被龍政計令族叔阿柏報仇，陰謀殺死，仍欲謀滅龍勝。彼時沙保知覺，將龍勝并壽遺下金銀手飾錦段牛馬等物偷路送其後以知府激變沙保作逆以致用兵往却佐地方伊叔阿濟處護養，見年二十三歲。審據各耆老把事火頭并大小夷苗俱稱係龍壽真正骨脉，夷情信服，應該保舉。及查阿濟舊係長官白壽一族，原係芊部邦尚一種，不係龍氏枝派，恐有隱諱不的，又經差人前去却佐地方，行取龍勝驗視，親見該

府年高耆把𧊋拜道傍以禮迎接護送見各夷實有歸服之心供報一詞再無異說職公同議得芒部自改土為流亂無寧日既該委官取具該司官耆目把舉保隴勝供結前來相應俯就量授佐貳職銜署管本府印信二三年之後果能鈐束夷民撫安地方奏復知府四長官司相應照舊存留隴勝既擬復官則舊管把目歲辦稅糧朝貢額種地土相應清復新設學校等衙門相應裁革其防禦一節議得威清兵備先年因西堡長官司管下阿得獅子孔二枝蠻民聚

衆爲患謀殺土官奏設專在安庄住劄控制諸夷後因芒部不寧暫于畢節撫處蒙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楊一渶題將貴州迤西原設兵備副使常在畢節住劄所轄畢節烏撒赤水永寧四衛正與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永寧四府一司相對合令兼制已經題奉欽依備行前來除遵依外但畢節東至安庄一十三站西至普安一十二站每一出巡動經數月況原奉勑書所 地方如安南普安衛州西連雲南霑益羅雄南接廣西田州泗城等處與程番安順永寧等撫

州諸夷聯絡叛服不常見今安順州西堡阿得獅子孔恃險負固不納糧馬鎮寧州則有隴太脅姑之爭印普安州則有隆寧適腔之爭官又與田州惡目郎犴郎豹佬殺不已本官俱該往來撫處禁治欲專于畢節住劄兼制迤西地方不無顧此失彼委實不便合無于貴州按察司暫添兵備一員請勅專在畢節住劄整飭永寧赤水烏撒畢節四衛及鎮雄東川烏蒙烏撒永寧宣撫四府一司操練軍馬禁止盜賊凡一應軍民詞訟官吏賢否俱聽管理其層臺白崖摩

泥昔市黑張兎甸等驛站鋪陳站馬錢糧通行總理若有地方夷情應呈四川者呈請四川應呈貴州者呈請貴州各鎮巡衙門定奪仍兼管分巡貴州道候事寧之日另議裁處其威清兵備仍照仍于安庄衛住劄議照　朝廷之威令以順逆為與奪今諸夷既協心効順當取其悔悟之新以為柔遠之策臣等博訪輿情熟度事理為處苗之計者其大約有七

一曰因地方以定土流苗部設在川貴極邊之邊道路之險習俗之殊固嘗稔于聽聞今臣等親由永寧

赤水以至畢節。重崗巨箐、馬不成列、間關已是百備又由畢節以至鐵鎖關而入。備訪山箐益深。道塗益塞。部落有名巢居非所。人形獸蹤據險爲安。其飲食男女性情好惡。與中土之人天壤懸絕。其地不同。是爲異域。其性不同。是爲異類。于此而強欲奪其故態。比之馬湖。易以流官。非惟法不可行。而勢亦是不能行。况流官　皇上之流官也。土官　皇上之土官也。孰非臣妾。孰非藩屏。其可與否。惟在宜于人情。合于土俗。以地方獲安爲善計耳。何擇于斯。何利于斯。而

拘拘歧流以病民哉。

二曰愼夷情以續絕世。隴氏之族。止遺隴勝當時議者惑于疎遠過房。與年少無知之說。以故釀成歧流之議。今芒部諸夷無大小衆寡。合詞保稱的係隴壽存日。與故兄沙關鬼妻奢卽所生。夷人無綱常之理。有骨脉之重。例應從俗。及備訪夷情。阿濟爲諸酋之强勝者。而部落見之則立。隴勝以三尺之童。而部落見之則跪。可見犬羊之類。執性最堅。而其机與勢。有牢不可破者矣。平時人皆知之能言之而不敢輕爲

議復者以事體重大疑而未决及查得副總兵何卿先年任叅將守備永寧時常舉呈四川巡撫衙門比以改流之說勝而事遂中止矣其過房恩養之說誠無所據及近奉勘合該部等衙門尚書桂萼等會議得土官土舍或爭襲或仇殺　朝廷興師問罪甫定之後建議者即欲改設流官及流官再設而土夷隨叛殺人奪地比昔尤甚蓋作惡者不過一二人今乃一二人之惡而遂致改易一府一州拂其本心違其約信所謂犯衆怒也是以屢勦屢亂而兵革卒無寧

目。合無凡有土官惡逆被顯戮者。通拘所部頭目。令其舉保應立。力足以制服夷衆之人或土官之子孫弟姪族人但爲衆所推服者即立之則次序旁出之爭息矣。等因備咨前來遍行曉諭。由是夷夏之大分以明地方之群疑始解。繼以罷兵息民之旨下。而夷情輸服。捷如影響昔唐裴度有曰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與今日處芒部之事。蓋有合千載而一致者矣。

王新建之處置田州亦然

三日尊威令以示懲戒查得該府舊日芒部新日鎮雄據法論理官可還其故物府難復其舊名宜崇新命仍日鎮雄使隴氏子孫世知先代爭官仇殺起兵攻討革府還官之故庶犬羊之性有所警戒而 朝廷之威令永永如一日也

四日存四司以專責任查得該府原無屬司近因改流于郝佐立懷德長官司見任阿濟毋響立威信長官司見任祖保夷良立歸化長官司見任白壽落角立安靜長官司見任阿萬令規畫既定及查各該地

方周圍數百餘里相應照舊存留責令各守地方一應應納糧草應當站馬應辦朝貢與大小事情悉聽該府約束如有抗違及部下夷酋或不時竊發負險剽掠及結交鄰府幫助為惡各因地方追問懲治

大約治西南諸夷以處置

五日明賞罰以定事情朧氏之禍其始而嫡庶爭官

為上用兵○為○下○○○○○○○○○

互相仇殺事宜于處而當時誤于用兵事亦往矣既而改土為流沙保激于試知府程洸之乖方遂糾眾

沙保死后為阿濟等獻

興兵縛官奪印罪誠有之今族滅無遺類上足以昭

其屍并妻子媳析尔時鎮沈即借此息兵后立鎮

國法下足以懲橫逆而阿濟等雖有微過亦可以將

功贖罪。若復逆其既往。究沙保昔日之僞。以正其罪。責夷狄于太過。以絕其自新之路。况昔日之所以僞者。若等垂涎官职。所欲未遂而心有未服耳。當時用事諸臣。阨于險阻。亦難于辨別。今日舉巢之獻。實皇上之恩威有以畏服其心。而功出于異常。茲爲善後之計。宜須布威令。赦阿濟等之罪。以賞其擒獻之功。聲沙保滅族之誅。風示夷虜。以爲覆轍之監。如此則桀驁者知所戒而効順者知所勉。賞罰明而夷情定矣。

六日嚴守備以塞禍源。芒部諸地。與烏蒙烏撒水西盐倉東川等夷。互相聯絡。尋常因事仇殺。與小醜出沒乘机劫掠。乃其常事。而畢節實諸夷出沒之所。川貴藩籬之區。必武備修舉。而後外患潛消。及查威清地方。如果南跨廣西之田泗。西接雲南之霑益。利害所關亦不爲緩。合無俯從郡議。整飭威清兵備見任韓士英。駐劄安莊衛。專制安南普安一帶地方。仍于貴州按察司添設僉事一員。請勅駐劄迤西地方。兼管該道分巡專制畢節烏蒙烏撒鎮雄東川赤水永

寧四府四衛一司、合用軍士卽于四衛中取用、仍于新添馬步官軍三千數內存留一千于畢節、應更番者更番、應操練者操練、并錢糧站馬、通屬管理、其地方事體、亦聽四川巡撫巡按節制、如此則官有專責、而藩屏無空隙之乘、人有忌憚、而犬羊絕窺伺之念一司之費有限。而地方之賴甚多矣

七曰下重今以戒聯絡、查得諸夷互相聯絡世結婚姻往往輒因親戚以生仇怨如已故土官隴慰娶水西女冲中生子曰慶與壽。繼娶烏撒女冲叔。生子隴

政。既而仇殺。水西則爲隴壽之助。烏撒則爲隴政之黨。近日沙保凌犯毋節。實由水西之勾引。而沙保乃水西原日陪嫁之奴。事出有因。禍實陰構。除沙保族誅以正其罪外。乞俯降綸音。垂戒諸夷。令其各守封疆。保身守職。開自新之路。以消聯洛之患于未萌之日也。以上事理。臣等一一備訪夷情。廣咨衆論。而驗之已往。揆之將來。方敢集議上請。如蒙乞勅兵部會議廷臣。如果事理相應。令無上稽前王興滅之典。近倣國朝安南故事。將隴勝量授佐二或同知或通判

職銜署掌印信。俟三年之後果能鈐束夷人撫安地方。保復知府流官通判照舊選用及于畢節添設兵備以戒戎兵。存留四長官司以資分理。庶幾内治修而外患戢矣其該府原設日把頟辦稅糧舊管田地相應清復者與漸設學校陰醫僧道守禦千戶等衙門相應裁革者均乞議處俟命下之日行臣等遵奉施行阿濟等夷仍乞頒布威令以示戒懲如是則法之容者反以爲惠而威之重者益以爲恩而夷情之服永永如一日矣。陛下如不以臣等之言爲然

或旁觀窮覛者忌其成而撓以他說臣又有至當不易之理焉　陛下究竟而極言之且如夷狄之性互相仇殺乃其常事時或有之諺曰夷狄相傷中國之利言雖鄙俚至道攸存萬一于流官有所損傷于係朝廷臣子行止之間遽難輕議由是觀之夷之不可以爲憂也土之不可以爲流也斷斷然矣故自古帝王不治夷狄豈有所憚而不爲哉蓋欲以不治治之乃所以爲治也後此漢棄珠崖人以爲美唐處延陀人以爲戒往事有足徵者又鄒賢孟軻曰仁者以其

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民吾同胞所愛之赤子也夷我異類所不愛之犬羊也仰惟　陛下仁同覆載德竝帝王願無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天下幸甚

## 防禦大同事宜疏

### 防禦北虜

切惟天下之事每患于見之不早而敗于備之不預書曰惟事事有備有備無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葢机不可不預設而變不可不先圖也胡虜爲中國之患自古所不能免自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

自是而後屢屢犯邊搶殺我人民殺戮我官軍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正德十一年搶至居庸關北口而止後嘉靖六年正月十七日又復南侵殺我官軍六百員名竟無遺失獲利而歸亦未嘗遭一折挫輕我之心自此益肆南侵之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目今放牧威寧海子等處養精蓄銳欲乘秋高馬肥弓勁之日大舉而南臣以為威寧海子等處離宣大二鎮不遠克期可到若非在我隄備有方計出萬全鮮不仍蹈前轍況兩鎮糧草空虛兵馬削弱加以我軍屢

遭挫折怯氣尚存全無鬬志不知臨期何以禦之言之實可寒心聞之往年遼東朶顏等三衛夷人乘大虜寇邊常往營中偷盗馬匹故大虜達賊時加隄備雖欲南侵意尚狼跋近朶顏等衛達賊犯邊殺死馬蘭峪叅將王道部下指揮李鉞等一員千戶一員軍人三十餘名而未聞有大營盗馬之信是彼又少一敵也何所顧惜而不來耶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兵法亦旣言之矣臨變圖策者緩不及事先敵致勝者萬無一失北虜之

難敵其說有五焉生長邊外日以騎獵為生拈弓馳馬習以為常一也日月風雨夜宿曠野性耐飢寒二也富者保老營而往牧貧者借弓馬以寇邊得利而歸分半以償性嗜貪利不惜死生三也牧良馬浮器械窺我虛實乘我無備洶湧而入四也熟知山川險易擄去人口資為鄉導五也我軍之不能取勝者其患亦有五焉一曰任將之不專古之人君之命將也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而兵法亦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蓋萬人之命皆係于一人若非

假以權柄，伸縮由已，則臨敵之時，誰肯捨生而用命哉。故殺一退縮者，則千萬人知畏。古人有婦人亦可驅之使赴敵者，用此道也。近日邊將，動輒顧忌，遇有報到聲息，每以自全爲計。賊之來也，任其四散搶掠，劄營遠望，不敢前。縱遇戰有退縮者，未嘗輕誅一人，人心何所畏懼哉。臣愚以爲急勑兩鎮總兵官彭橫等，明開虜賊在套，若官軍臨陣有不用命退縮者，聽其斬首，則官軍皆知軍法之嚴，而無敢有退縮矣。二曰烽火之不明。蓋墩臺之設，所以瞭虜賊動止，爲邊

方耳目也。近日各邊墩臺。雖設有官軍。徒有名存。實無濟事。虜賊臨邊。或因下墩取水。或因當夜而寐。甚者提鎖墩軍。問我虛實。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故炮火未聞。而賊已遍川矣。近堡人戶頭畜。收斂不及。多被殺虜。滿載而歸。由舊路而出邊方失事。率多由此。臣愚以爲虜賊之志。在于搶掠而已。若使傳報有節。炮火分明。遇有聲息。各堡收斂人畜。堅壁清野。彼則四散刼掠。一無所得。則必攻堡。而我亦有備。人馬困憊。空北而歸。雖不與之戰。而彼之志亦懈矣。所謂以逸

待勞者此也。三曰邊備之不實。蓋邊鎮無不以兵馬爲先。而尤以糧草爲急。語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冐飢而殺賊。恐無能也。兩鎮軍士辛苦萬狀。止靠月糧度日。別無生理。舉父母妻子之所賴。衣服日用之所需。皆仰給于此。而月糧折色。給銀七八錢。米價騰高則止糴四五斗。自給不暇。遑恤其他。鬨號即行。腹常不飽。安望其勇于赴敵而樂于效死也。即今腹裏地方災傷。錢糧多從蠲免。臣愚以爲宜速下戶部從長計處。寧使凡百事從儉。無令邊備空虛。則食足而兵

可强虜無足患矣四曰器械之不精傳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近聞各鎮軍士禦敵器具搪塞日久自衛不及何以望其挫强虜而成功也臣愚以為宜行鎮巡官員令其及時整理如或軍貧不前則聽其隨宜處置務令鋒利則禦敵有具而不患其無備矣五曰失援之法輕孫子曰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各路將官顧慮太過自分彼此如往年宜府叅將開山遇敵于白羊堡力戰一日兵寡難支摠兵官傳鐸領兵出城相向

咫尺坐視不肯應援以至損傷數多至今尤以爲恨及其終也至于閉住而已則怯懦者何所懲戒乎臣（此係須信）愚以爲宜勅各邊將官但有虜賊入寇併力勦殺如（城之律太拘故也）有畏怯自保逗遛不進致有失事者厥罪惟均必在不宥則人心知所畏警人力齊而虜可破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大虜住牧將陰雨禦虜方略實亦不可緩也臣本書生不諳邊務其得之見聞者不敢緘默伏望 皇上軫念邊鎮重地早下廷議如何而可使北虜大遭挫劫如何而可

使我邊兵糧大集以消邊鎮未形之患以紓　皇上
非顧之憂衆謀僉同上請早賜施行

## 勘處倭寇事情以伸國威疏　　勘處倭情

是時日本主源義植幼權臣內藝興細川高專

臣等看得前項夷寇敢于中華肆行叛逆各該地方

政藝興遣僧宗設川高遣僧瑞佐各來貢先後至

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籌策坐失

寧波爭偽以先後至爲坐次市舶內使受瑞佐賄

机宜以致荼毒生靈專據城池劫奪庫藏燔燒官府

後至而坐宗設上設怒遂相殺瑞佐奔紹興宗設

戮官殺將辱國損威莫此爲大及查據前後奏章俱

追至城下擄我指揮千戶等官巡按歐珠以聞

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遁情狃寬縱而功罪未明該
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

亦主故常所以屢瀆　宸聰多是由爲裁答即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㬢奏稱倭奴打攪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盜境仰仗
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首二仔首級三十三顆及長箭舡總等物差刑曹叅判成洗昌等齎領并將搶回人口王漾等八名管押前來獻之闕下臣等相顧動色殊覺愧慚肆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爲堂堂天朝統
御萬國而東南疆塲之臣志忽武備廢棄職守反外

夷人之不若，方且務掩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究治，何以懲戒將來。恭照鎮守三司守巡重臣，濫膺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障地方，海市備倭衙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備以防禁禍亂，寧紹

鄭端簡所云市舶可以無革，市舶司內官不可不革也。

府衛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夷寇縱橫，來往于封域之內，殺戮攻劫于旬日之久，如踏無人之境，累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二起倭夷到來之時，實因各官從事怠忽，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劫殺，又一籌不

展狼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扃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倉庫舉火自焚衙司差官為賊鄉導閫帥隳地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刼沿餘姚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紹興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司何在且宗設所領倭夷不滿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君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兇殘肆意攻掠畢竟無與為敵尚謂國有其人致使蕞爾島夷莜視華夏蹂躪城郭破壞閭閻殺死都司方面官員執虜指揮貽國大恥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

情得于道路傳聞未易悉舉及查得指揮馮恩奏詞亦曰其中情節隱得尚多不敢盡露今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誤 朝廷事机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于不振功罪恐亦不明況巡按御史當時倉卒聞奏稽察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等夙夜思慮實懷隱憂伏望 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兇變兼係夷裔猾夏事關國紀特遣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一員領勅前去寧彼地方逐一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參詳湊來然後重

行誅賞、大明陟罰、庶人心以定、國威以伸、而東西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載照宋素卿（即同宗設來貢）本寧波人、背棄中國、潛從外夷、正本朝叛賊、法所必誅、正德年間勾引外夷、俱來入貢、事已敗露、將置重典、乃以金寶厚賄逆瑾、夤緣特赦、幸逭天刑。今次復因此人、激成宗設之變。訪問宗設倭舡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舡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及舶市太監置酒命坐、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之下。其心愈加懷憤、搆此禍端、實爲戎首。若不明正典刑、梟首海濱、則

將來射利劾尤之徒，習爲謀叛，靡可遏絕。伏望特勅兵部將今次朝鮮國報獻賊倭仲林望古多羅二名，俱遵照　明旨送都察院詳審明白，案候，仍將二倭押發浙江，解赴欽差官處，令與宋素卿對鞫前項搆禍緣由，及彼國差遣先後，并勘合眞僞來歷，具招奏聞，一同處治。其宋素卿宗設黨與見在監候者，中間審有中國從叛之人，俱各一體梟首示衆。仍要拘審鄉鄰里老人等，根查素卿本宗，及平日知情與交通貿易，或爲鄉導奸細之人，鞫問情眞，照依律例問擬、

奏聞從重嚴禁以杜後患、其餘審無他情上請　聖

裁。合無編發不近海道邊方。散布安插。决不可令逃 共後瑞佐

覺釋述旗圖 國。使遠夷知我虛實。引惹邊患遺禍無窮。再照臣等

稽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魏以來已通

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

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

與中國人貿易。卽不滿所欲。則燔焫城郭。抄掠居民

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

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

皆欵塞。惟是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是以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舡。時出海道嚴加防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乃者宗設作亂。只是叛逆。得意揚帆。入海

而去該部題奉欽依通行各處備倭衙門一體防禦，及責令緝捕務在得獲，亦復徒具文移，何曾着實修舉。伏乞特勅兵部議擬，合無選差官員領勅前去，由山東循淮海歷浙達閩以極于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領墩堡，盤驗見在兵器。官軍缺乏之者，即與換給撥補；墩圮壞者，即與修築；官員之不才者，即時易置；凡制之未備者，即時區畫。庶使海防嚴禁，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壖不測之虞，可以壯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海

後來李馬嘉靖間數年之患公先海之慮深矣

外諸國名載諸　皇明祖訓者凡十有五而日本與
焉其下註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
及嘗覩本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復惓惓
以倭夷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　天朝規弁
大利不當與之通好觀于今日之事則　皇祖貽謀
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應否通貢事宜
關係重大臣等未敢擅議乞候查明奏至之日禮部
奏請勅下勳戚文武及在廷群臣詳加會議上請定
奪其羈留編管夷人合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

明降詔旨切責，一并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來被
擄人口王漾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歷，亦恐或係潛
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確，方可發
落寧家，又查得福建市舶太監奏稱有海上夷人數
十，遭風漂舡，奔逃海岸，乞食被獲，即已逐日關給口
糧，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臣等竊料此屬恐
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勅兵部，查行都察院，將倭
賊仲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手下據其所
知夷黨姓名若干，却將福建見獲夷名比對，倘有一

二相同。即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浙江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勅兵部亟行福建鎮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考鞫。盖夷情譎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許輕易。致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于瞭報。俱各作急查提問明會議回報。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天誅。况夷賊搶掠中國舡隻。不任風濤。未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隅。掩我不備。况其侵犯漂掠之虜。尤乞通勅沿海各

處備倭衙門整飭官兵修理戰艦習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國威以伸而　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足以照臨八表震讋萬方矣

覆霍韜軍職疏　軍職冒濫

洪武時內外大小軍職載在職掌者原有定額其後除授漸多員數冗濫遂至帶俸官加于原額不知凡幾倍矣請將在京在外衛所軍職查其額外加增之數開具揭帖進呈　御覽以俟集議汰省若內之錦衣衛冗濫尤甚宜自今嚴禁援引陳乞之輩庶官無

浮蠹。而國用少舒。又洪武中定制。令武職子弟襲職至年二十。比試不中。署事食半俸。三年後再試不中者。降充軍。此于世襲之中。實遇遴選裁抑之法。令之襲職者。臨試悉納賂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中格。使軍職氾濫。而材力忠勇之士。無由自見。此舊規所當（所謂）申明者。又（賞費十一時也）太宗平交阯斥土服遠。大功也。乃謀于夏原吉。僅陞首勳。餘班賚而已。景泰間令浙江福建殺賊官軍。獲功五次至七次者。陞一級。天順間令南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三顆。擒賊首一

二人及死陣者陞一級其愼爵秩如此邇來奏捷者奏帶者緝妖言者捕獲劫盜者紛然冒陞不可勝計此弊盖出于正德中權姦用事假爵賞以鬻私恩今業已查革猶望 陛下痛懲往弊以杜將來

## 論時事疏　勦寇貶吏河工召對

臣聞忠臣之義死不忘君心懷隱憂豈能緘默山西潞城之賊數百人耳倚山負固類穴中之鼠計取則易仰攻則難官軍輕用其鋒累取挫衂合四處之兵十數倍之衆以討小寇而不統于一人臣竊憂之用

兵在謀不在衆事權當一不當分昔勦山寇蕭四業宗劉華皆用近寨壯丁賊中脇從以收全功顧用之者方畧何如耳宜行鎭巡各官彼此協和先爲可勝之計而後以兵隨之有功則同賞誤事則同罰亟爲蕩平以安黎庶川貴苗部之役連年用兵再勝再叛必其處置乖方亦有不能服其心者頃又欲調永順土兵進討所過剽劫慘于盜賊且新自廣西放還又閫遠調不免怨咨念茲數省比年兵荒軍民困斃今又爭蠻夷無用之地强置流官使腹裏良民陷于塗

制馭西南夷在處置得宜矣

要在用兵也

戾臣切衷之宜命提督尚書伍文定深惟安攘之遠猷毋一意于用兵遠人安則邊境安而數省之民舉安矣豐沛河工二年之內三易大臣用人以丁計者三十餘萬用銀以兩計者二十餘萬而尚未有成効始也講之不熟而遽行繼也主之不力而中止一行一止糜費孔多愚以爲宜令群臣知水事者各陳所見下工部議若所見不同則行侍郎潘希曾親爲相度百聞不如一見詢謀僉同然後興役治天下在决壅蔽之患以通天下之情周禮宮正綴衣皆以賢士

漢宣用龔遂于渤海。召見問所以治郡。郡守且然。而况他乎。唐宋有專對次對不時召對因事請對故事。祖宗朝每遇大事。必召群臣而詢得失。蓋事之委曲者。必須從容口盡。而難一一以文字陳述者。召對之際。不唯可以商確政事。而人之賢否。尤爲易見。願察成周命官之旨。參以唐宋故事。恪遵　祖宗家法。天下幸甚。

## 耕籍親蠶疏　重農桑

耕籍親蠶之事。三代以下。非無行之。而草率文具不

足稱遂觴漢文帝二年詔開籍田又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　皇上取以爲法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爲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即思曰得無有製錦繡逞淫巧以害女工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即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工者乎享玉食之豐即思曰凶年飢歲得無有困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有思以成獄上讞者即思曰得無有刑罰過于德化使赤子無所措手足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

進之處浮無實者黜之又籍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傍。皆可植桑。自近京邊海推而廣之至于天下。申飭有司。田地荒蕪者。召人承佃。而寬其租賦逃移失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于農桑者無一不舉。有妨于農桑者。無一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教化隆而刑罰措矣。

皇明經世編卷之終